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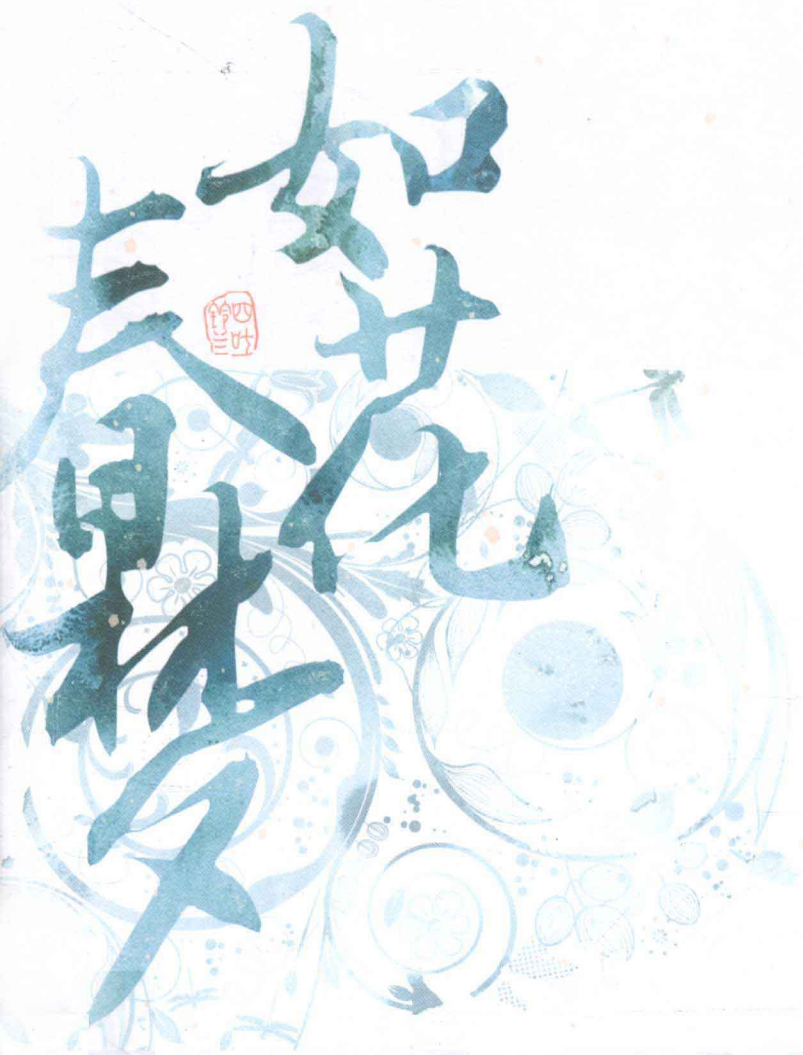
生若不能长相守，唯愿死后化蝶飞——
纵使弃这江山，纵使万劫不复，
我也要求得与你的姻缘！

如花春梦

RUHUA
CHUNMENG

四叶铃兰 著

SIYELING LAN
WORKS



如花
春夢

四叶铃兰
SI YE LING LAN
WORK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如花春梦 / 四叶铃兰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
2012. 9

ISBN 978-7-5436-8835-3

I. ①如… II. ①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25452号

书 名 如花春梦

作 者 四叶铃兰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刘耀辉 E-mail: liuyaoahui0532@126.com

特约编辑 戚兆磊 张雨晴

封面设计 80小贾

版式设计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 (700mm×980mm)

印 张 20

字 数 254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8835-3

定 价 29.8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楔 子	7
第 一 章 穿越王府	11
第 二 章 深夜同游	23
第 三 章 一纸诺言	41
第 四 章 京郊狩猎	55
第 五 章 公子付雅	67
第 六 章 三人求亲	86
第 七 章 痴心贝勒	92
第 八 章 情归何处	104
第 九 章 血染薄纸	117
第 十 章 泪湿枕巾	122
尾 声	127

附赠☆四叶铃兰☆经典作品

长 篇 小 说 醉美天下	129
短 篇 小 说 帝无欢	293
短 篇 小 说 莲心劫	3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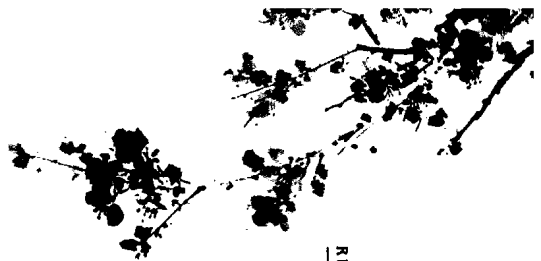
《落月迷香》番外 穿越撞上你

如花
春
日
夢

几个男子的倾心，一场爱情的交错，
就似那如花般的春梦，让她深陷其中，
难以自拔。

如花春梦





楔子

RU HUA CHUN MENG

一个人的时候总觉得寂寞，两个人的时候又觉得不习惯。身边的朋友渐渐都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，而她却一直形单影只。除了每日朝九晚五的单调工作，平日里再无旁事，除了看小说。

一堆零食和数本小说常常可伴她度过一个周末，窝在床上晨昏颠倒，直至看到睡着，醒来后又再继续……每到星期一上班时，她总会顶着个黑眼圈，同事们早已见怪不怪，戏称她为“最宅女”，也就是宅女之最。

这样的生活原本很尽兴，可偏偏有些多事的朋友隔三岔五地拖着她出去玩，美其名曰是玩，实则是找人与她相亲。习惯了这样的变相邀请，也理解朋友们的关心，可她对爱情和家庭本就没什么信心，所以均是尚未开始便已无疾而终。

今天原本又是一个窝在家里看小说啃薯片的美妙周末，可还没逃出办公室便被好朋友拖出去吃了顿饭见了个人。对方是个相貌斯文的男子，衣饰干净讲究，可眼神中却写满世故。为了好友，她一直坚持到了散场。婉拒了男子欲开车相送的好意，刚挤上公交车便接到了好友的问询电话，她索性直白地表明了拒绝的态度。好友数落了她一番后，直言对方是公务员家庭，条件非常好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劝她再好好考虑。她却反反复复地用一句“不合适”搪塞好友，好友无奈之下挂了电话。

夜幕下的霓虹灯闪烁，她终于到站下了公交车，背着包一个人走进所住的小区。抬头，她便见弯弯的月儿躲在柳梢后，远远望去像是在与她玩捉迷藏。熟悉的青石板路在树影下蜿蜒向前，昏黄的路灯将她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。她踢开路边的小石子，不经意间想起了一些往事，脚步渐渐沉重了起来……

她出生在一个小镇，父母是自由恋爱，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成婚，没过多久生下了她。可婚后没几年，父亲便有了外遇。母亲随后与他离婚，没过一年，也有了自己的家庭。

从有记忆起，她便一直被寄养在外公家，很少见到自己的父母。母亲在婚后不久生了个弟弟，从此越来越忽略她。原本一切还好，可外公和外婆却在她十五岁时相继得病去世，她被推给了母亲抚养，可母亲也只塞了些钱给她，让她住在外公留下的旧屋里。

从此以后，她好像成了一个被人嫌弃的孤儿，每天都是自己买菜做饭，看尽人情冷暖。那些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送她几件自己孩子穿旧的衣服，像是对她的怜悯和施舍，而她的父母甚至连换了电话都没有告诉她。

初中毕业升高中时，她欲报考职业技校。

一天放学，班主任老师将她叫到家里，为她做了一桌丰盛的菜。她坐在桌边，很是局促。老师笑着对她说：“老师知道你的困难，职业技校读出来虽然好找工作，可对你来说，老师觉得实在可惜了。你在老师眼中是考大学的苗子，前途无量。老师知道，读高中之后还要读大学，要面对的困难很多。可生活越困难，越应该坚强面对，不应该被它打倒，也不应该因为惧怕它而选择逃避。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你不要太担心，老师会帮你想办法，你只要好好读书，将来考上大学，老师相信你会有更好的出路。相信老师。”

于是，她在忐忑不安中改报了重点高中。三年后，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方一所重点大学。在老师的帮助下，她申请到了助学贷款。

想着自己即将远离家乡赴异地求学，可能好几年都回不来了，她怀着忐忑和不安，临行前几天相继去找父母辞行。可无论是住处还是在单位，父母均对她避而不见。直到弟弟对她说“妈是怕你来要学费”，她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以为她是来要钱的。

那一刻，她的心被重重地刺伤。徒步走了两个多小时，她回到外公留给她的旧屋。身体的疲惫令她仿佛忘记了心中的伤口，她连哭的力气都不再有，只剩下空落落的怅然。

从此，她便当自己是个孤儿。

大学四年，她边打工边上学，虽然苦，却也充实。幸运之神似乎从此眷顾了她——她认识了几个死党和哥们，总是会介绍一些收入较多的临时工作给她。毕业后，她又幸运地找到了一份体面且稳定的工作，贷款买了个独居的小房子，生活逐步走上了平稳的轨道，渐渐有了不一样的世界。

本以为这样挺好，可当看到朋友们相继有了另一半时，她心里除了说不出的羡慕，更有不能言明的惆怅。她也曾向往甚至尝试去接受一份感情，可都是无疾而终。

她知道，主要原因在于自己。其实，她不是不渴望，只是越渴望，顾忌也就越多。

从来，亲情对她来说就是那样的遥不可及，而爱情则更为虚幻。或许，唯有沉浸在小说的虚幻中，她才能满足。

想到此处，她望着柳梢后的弯月，心情黯淡。

不知不觉又想起了过去，她捋了一下鬓边的碎发，劝慰自己要开心地活着，要有好的心态，毕竟自己走到今天并不容易，其中艰辛苦楚只有自己明白。如今的生活安逸舒适，又何必总想着那些不开心的从前。好友们常说，女人最忌忧愁，容易变老。想到此，她忍不住淡淡一笑，索性去想些开心的事情。

她最近一直在看穿越题材的小说，里面的许多女主角穿越后都有各种各样完美的爱情。这一刻，望着柳树后的弯月，她不禁想，如果自己穿越了，换一个新的身份，不知道会有怎样一番际遇。

或许是对现实的迷茫，或许是对幻想世界的憧憬，想到穿越，她心里竟有了几分期待和一丝莫名的兴奋。

草丛中，往日听着聒噪的蚋蚋声此刻也变成了天籁。她停下脚步，深吸了一口夜色中独有的忧郁气息，双掌合十，调皮地向月亮祈祷道：“老天，让我穿越吧！”

明明只是一句戏言，可恍惚中，风儿迎面吹来，带着些许枯叶的淡香，竟是那般熟悉，好似很多年前也曾这般闻到过，如此温柔，如此诱惑，令她不由自主深陷其中，心生向往。

唇边的笑意更深，她闭上眼，念咒一般道：“我穿，我穿，我穿穿穿……”



KU HUA CHUN MENG
第一章
穿越王府

当她睁开眼，黑夜竟然变成了黄昏。她惊讶地望着四周。一片树叶恰巧落在脸上，她抬手欲挥去时，却看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衣袖。她怔怔地看着宽大的衣袖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不应是自己的着装。她惊疑自己可能身在梦中，可稍微一动，身体撕裂般的痛楚让她顿时面色苍白。这梦似乎太过真实，真实得令她惊惧。

她轻轻碰了碰疼痛的腿部，像是断了。她挣扎着靠到附近的矮树旁，强忍着痛楚看向四周，发现此刻自己正孤零零地处在一片空旷无人的山谷中。她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自己的衣着服饰和当下的伤势，不知自己是在做梦还是真的穿越了。

一分钟，十分钟，一小时……

不安渐渐扩大，隐隐还有些难辨的情绪，既兴奋期待却又难以相信。

她不禁开始胡思乱想，穿越难道如此简单，不需要车祸、触电或古镜之类的载体吗？

她犹自不敢相信，只是眼前所见所感却都无法解释。

如果真的穿越了，那么……会遇到谁，会怎样呢？各种各样的小说情节在脑海中翻腾，令她越发兴奋起来，她忽然觉得，就算这是梦，或许也会是个如花般的春梦。

秋风瑟瑟，几片枯叶飞过，萧瑟寂静的山谷无比清冷。夜幕缓缓降临，恐惧随之而来。

天越来越黑，却没有人来救她。或许会死在这里——这想法令她开始恐惧，想大喊“救命”，可四下里除了风声，一片死寂。这种死寂让她害怕，害怕得不敢大声喊叫。

会死在这里吗？

正彷徨无助时，忽听远处隐约传来人声。她凝神静听。

“表小姐……”

她再听，“表小姐……”

声音越发清晰，似乎正向她所在方向寻来。

“来人啊，救命啊……”她声嘶力竭地大喊了起来。

没过多久，她便远远瞧见了火把的影子，一群人的身影亦随之出现在远处。

“表小姐在那边！”有人喊。

“快！”火把向她快速移近。

她开心地看那群人迅速向她移来，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清晰，直至完全看清——来的有二十多人，在火把的照耀下，她清楚地看到那些逐渐靠近的人穿着清朝的长马褂，剃着半月亮光头，辫子及腰……

她目瞪口呆，想穿越是一回事，真穿越了又是一回事。尤其眼前这些人穿着打扮摆明了是清朝人时，她不由得想到了前不久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帖子——《会有清穿替我雷你》。

“表小姐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奴才来迟了，奴才……”一位中年大叔半跪在她面前，诚惶诚恐地说道。

实在不习惯有人向自己下跪，何况是一位中年人！她想伸手将男子扶起，却又力不从心，一着急，张口便道：“奴才大叔赶紧起来吧！”

闻言，大叔同志有点发怔，不一会儿似反应过来，惊道：“表小姐你不认识奴才了？奴才是李总管啊！表小姐你有没有怎样？我们已经整整找了两天了！福晋急坏了！你快和奴才回去吧！来人，快扶表小姐回府！”大叔说了一大通话，身后几个年轻男子立即上前搀扶她起来。

坐在红漆木雕刻繁复的大木床上，看着忙进忙出的长裙女孩们，她轻轻颤抖着身体，闪烁着好奇的目光，很想笑，可当真笑起来却更像在抽搐。

虽说清穿很雷人，可真如小说中人物一样穿越了还是令她难抑兴奋。现在的她，很像刘姥姥进大观园，目光闪闪，四处乱望，有点惧，可更多的是好奇，看到什么都想伸手碰一碰，摸一摸。

这里有很多古人，虽然她一时还有些接受不了他们的装束，譬如男人的大辫子半光头。

这里是一座古城，非常大的古城，正是史书中记载的清朝国都紫禁城。

她实在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，因为她正身处清朝，贴近了许多传说中的历史人物！着实被雷到了，可雷到极致后何尝没有难以形容的兴奋？她穿越到这里会发生

什么？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事？只要稍加想象，她便已欲罢不能。

“小姐，福晋来瞧你了。”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来到她面前小声说道，之后退到床的一旁，垂首静静地站着。

福晋？她看了一眼女孩，恍然大悟，当今的福晋就是古代的王妃！兴奋更加提升了一个高度。就在这时，门帘被人挑开，一个脚踏花盆底的中年妇人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两个丫鬟。

她目光炯炯地看着面前的女子，忽觉鼻端有两股热热的液体流下，伸手一抹，竟是血！再抬眼看到那女子快步走向自己时，只见对方的嘴一张一合，她却听不到任何声音。

不知是不是因为眼睛瞪得太大太久，她忽觉疲惫困倦，闭上眼睛的同时，她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，渐渐没了知觉……

伤势远比她想的要重，一连高烧了几日，直烧得她头昏脑涨浑身无力。

晨昏颠倒地睡了又睡，很多年都没这样病过了，这一病倒像是要将多年没得的病叠加起来爆发一样，来势汹汹。

每日定时有人向她嘴里喂药，又苦又难喝。每次她都尽力地向外吐，表示自己不吃中药想吃西药，直到一天在昏沉中恍惚听到一个男子冷冷的声音，“她喝不进去就往里灌！”她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，一边埋怨这男医生太坏，一边开始努力吞咽所有入口的药。

待她高烧消退完全醒转，已是四天后。她刚睁开眼，便听到有人像麻雀一样嚷着，“表小姐醒了，表小姐醒了，快去禀告福晋！”有人急匆匆地跑出门去。

她虚弱地睁开眼，看清了四周的一切，一瞬间有些呆滞。想起昏迷前的种种，她心中顿时五味杂陈。

“水……喝水……”她虚弱地道。

“是，表小姐。”屋内一红衣女子连忙倒了杯清水，细心地用小勺喂入她口中。

喝下水后，她呆呆地看了红衣女孩儿一会儿，才轻轻叹了口气。看来，自己不是在做梦，而是真真实实地穿越了。

“这是哪里？你们又是谁？”一方面这确实是她心中的疑问，另一方面她想撒谎假装失忆，以免去今后的诸多麻烦……小说里不都这么写的吗？

“表小姐，您不记得了？这里是郑亲王府啊，奴婢是服侍您的丫鬟小红。”小红担忧地看着花舞，“难道您都忘了？”

郑亲王府？花舞想借机撒谎说自己失忆了，却有些底气不足。脸微微热了几分，幸好现在病着也看不出异样，她便低声说：“是……是啊，都忘了，一点也想

不起来，头还有些疼。”说完，她捂住了脑袋，装出十分疼痛的样子，吓得小红急忙出屋去找大夫。

几天后，落崖重伤后失忆的说辞在大夫的一声声摇头叹息中顺理成章，也让她有了诸多理由开始问这问那。

或许是平日里小说看得太多，她本就爱胡思乱想，这些天不能下床，空闲时间多起来，胡思乱想的老毛病自然又犯了。

一天睡醒后，她躺在床上闲来无事，想：如今身为官宦之家的满族女子佟佳氏花舞，不知道要不要参加选秀？还有，这朝代有没有康熙的儿子们——那些有名的数字军团呢？

最终的答案却是令她喜忧参半：忧的是以她的身份是要参加选秀的，倒不是因为她是郑亲王府的表小姐，而是因为她的阿玛也就是她现任爸爸乃是官居正三品的指挥使大人；喜的是这虽是康熙年间，可康熙才二十四岁，那几个有名的数字军团要么还小，要么还没出世，她完全不用担心自己被卷进九龙夺嫡的俗套里面去。

其实，是她多想了，只是这时代当小姐的，每天除了胡思乱想也没其他的事可做。没过几日，花舞已对此深有体会——没有网络，没有电视，没有小说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，只剩下胡思乱想了。

就在胡思乱想中，她的病渐渐好了，也渐渐熟悉了这里的生活规律，并先后见到了王府里的几位重要人物。

时光荏苒，当她可以下床走动时，已是秋去冬来。

当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时，她犹自沉浸在穿越的兴奋中，若非是借尸还魂，她还真想收集一些精致的东西带回去。虽然发财梦不能如愿，但她一点也不遗憾——她早已打算好要在这里尽情地玩乐一番，玩够了再穿越回去。如此打定主意，她越发过得心安理得。

只是，人生在世，往往世事难料。

当冬天的第一场雪铺满她所住的院落时，蓝枫走进了她的院落。

雪后天晴，满地的晶莹有些刺眼。他走进碧竹园，一抬头便看到了她。

花舞立在屋檐下，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衣，抬头望着天际出着神。似未察觉他的到来，直到四周服侍的丫鬟们齐声跪拜，“奴婢参见贝勒爷，贝勒爷吉祥。”她才有所触动，缓缓收回了目光，望向他。

她全身上下裹得只剩下一双眼睛，只是那双眼睛晶莹透亮，竟比阳光下的白雪也要亮上三分。目光与他相遇时，她不仅没像往常一样躲闪，反倒更加亮了。

他微微蹙起了眉，扫了一眼服侍她的两个丫鬟。

小红和绿儿面色微变。小红反应很快，立即对花舞道：“表小姐，外面天寒，

你病后方愈，小心再受了凉，奴婢扶您进屋休息吧。”

绿儿也反应过来，当即二人一左一右想要搀扶着花舞往屋里走。

花舞却抽回了手臂，“等等。”她一边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他的面前，伸手扯下遮住口鼻的围巾，笑着唤他，“蓝枫表哥？”

知道她受伤后已忘了从前一切，闻言，他点了点头，淡淡道：“额娘让我过来瞧瞧你。”

她露齿一笑，突然后退了一步，紧盯着他上上下下打量，笑得十分古怪。

他眉头再次蹙了起来。而她似乎没有感受到他的不悦，仍像是在研究古董一样仔细瞧着他——贝勒爷！传说中的贝勒爷如今就活生生地站在她眼前啊！她实在不知该如何表达此刻激动的心情，兴奋得有点想对他毛手毛脚……

手指有些痒，可她终究忍住。围着他绕了几圈，即便是辫子的尾巴，她也不肯轻易放过。她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将他打量了一番，期间她还险些伸手去摸他的身子是不是热的。直到再次转到他身前，才听到那张薄唇十分不悦地对她说：“看够了吗？”

她这才发现，他的眼底已覆上了一层冰，其中隐有不悦与轻蔑。还未等她有所反应，他便已拂袖而去。

他不高兴了，她清楚地察觉出来。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她回想着方才他眼中的轻蔑——原来他讨厌她，或许以前就讨厌着她。

夜已深，她躺在床上，睁着双眼望着床帐。远远传来更鼓声，已经三更时分了，不知是不是白天睡多了，晚上便有些睡不着。外屋守夜的丫鬟起了身，进了内室弄了弄火盆，又走了出去。

外室，绿儿细细的声音响起，“红姐，还没睡？”

小红低声回答：“是啊，起来弄弄火。”

绿儿轻声说：“今儿外面风真大，我有点怕，咱们一起睡吧。”

小红应了声，挤到了绿儿的床上。

绿儿又说：“红姐，表小姐现在变了好多，以前见到贝勒爷只敢偷偷瞧，今天竟将贝勒爷生生瞧生气了。”

小红说：“表小姐喜欢贝勒爷，可是贝勒爷却不喜欢表小姐。唉，表小姐也怪可怜的，因为贝勒爷不喜欢自己，竟然想不开去跳崖。”

绿儿说：“红姐，你今儿也看到了，表小姐看贝勒爷那眼神，像是要把他吃了，当时真把我吓死了。”

小红说：“是啊，我当时也好怕，整个王府就属贝勒爷最吓人，一个眼神就吓得我浑身发抖。”



绿儿说：“听说贝勒爷是在战场上杀过人的。”

小红说：“别乱说。”

绿儿静了静，又说：“红姐，你说表小姐现在什么都忘了，她还会不会喜欢贝勒爷？”

半晌，小红说：“不知道，睡吧，主子们的事，我们做奴才的还是少议论的好。”

“嗯。”绿儿轻声应了，便再没了声音。

穿越原本是件令人兴奋的事，像是自由旅行，沿路到处是等花舞挖掘的新奇。可当她在这里生活几个月后，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自由旅行，而是被关在金丝笼里让人喂养，那种滋味便变成了煎熬。

作为闺阁小姐的花舞，目前就是这种情况。想出王府，门都没有，自从她跳崖自尽后，平日里身前后总会不远不近地跟着三两个丫鬟，活动范围也只限王府。一听说她想出府，丫鬟们争先恐后地扑倒在地来个死谏。实在拦不住的时候，她的姨娘——王府福晋就会及时出现，除非想破坏与姨娘的关系，否则只有听话消停下来。

想是闹了几次，姨娘也察觉出了她平日里日子似乎过得无聊了些，便以她失忆为由，派了一位嬷嬷来，每日教她王府礼数和让人一听就掉下巴的三从四德，日子自此更加苦不堪言。

她原本很想穿越回现代，可这般赤裸裸地来又赤裸裸地走，挥一挥衣袖除了两袖清风啥都没有，实在不太甘心，便暗暗忍耐了下来，总乐观地想着来日方长。

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，她好不容易甩掉了成天盯着她看的小红和绿儿，正有些小小的得意，便听到一阵呼喝声。她循着声音走到一间大屋前，好奇地推开了本就虚掩的门，便看到了一个四周布满兵器的练武场。

场中，蓝枫身着薄衫，手舞长枪英姿飒爽，腾、挪、劈、刺一套枪法舞得干净利落。花舞心道，这大概就是武功了，虽然在电视上看到过，不过现实中还是第一次看到。

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，一直看到他长将长枪放在武器架上，转头不悦地看向了门外站着的自己。她微微一怔，从他的目光中解读出自己很像一个不请自来的偷窥者，还可悲地被人发现了。

花舞知道他其实很讨厌自己，当下略觉尴尬。在他的冷冷注视下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而后很有礼貌地帮他关上了练功房的门，转身而去。

由于王府太大，花舞一直没弄清楚蓝枫住在哪里，直到有一天，她追着侧福晋